

上官鼎武侠小说集

绝招剑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东 53A-7

44.568
丁2丁
=3
C-1

上官鼎武侠小说集

之三

绝招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九章	儿女情长	503
第三十章	速战速决	523
第三十一章	溜之大吉	535
第三十二章	报仇心切	553
第三十三章	猛烈搏斗	571
第三十四章	诱敌之计	589
第三十五章	迷惑不解	607
第三十六章	寻敌报仇	625
第三十七章	醋海风波	641
第三十八章	甘凉道上	659
第三十九章	疑惑大解	677
第四十章	千钧一发	691
第四十一章	不拔之境	711
第四十二章	摇摇欲坠	727
第四十三章	粉碎阴谋	743

第二十九 儿女情长

郭玉君身小人矮，在人群中穿来插去，竟是打她不着。

打了一阵，顽皮之心顿起，立把一个个白花花的银子，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边还嚷道：“朋友们，快抢银子啊！”

好几千两银子，总有二百多个，大小不一，大的银子，打在人身，就是半边疼痛，小的打上，就是一片酸麻！

但白花花的银子，谁人不爱，数十人不仅不向郭玉君攻打，并且还咬着牙根任银子袭击，来个你抢我夺。

有的还恨郭玉君偏心，不拿大的银子打他，所得的尽是小块！

郭玉君把数千银子掷尽，那些人没有一个不是鼻青眼肿，腿酸臀麻，但只要有银子可捡，管它娘的，吃点苦头，算得什么？

浓眉大汉虽然气得两眼冒火，但是无法阻止得众人。

到后来，那数十人为了捡夺银子，自己和自己人打了起来，三个一团，两个一堆，煞是可笑！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从外面进来，大声叫道：“快停手，快停手，王姑姑来了！看你们闹成这样，可有好看的了！”

浓眉大汉及捡夺银子的众人，听说王姑娘来了，齐都吓得面色发白，两腿发软，捡夺来的银子甩在地上，刚才一阵苦头，算是白吃！

柳梦龙心说王姑姑大概是个什么厉害的人物，否则这些人不会吓成这般模样，正在这时，屋外一阵嘈杂脚步，数人拥进一位道姑进来。

那道姑年约十七，头戴九梁道冠，身穿黄袍，足登云履，面目清秀极美，柳梦龙定神一看，心头大大一颤。

原来这道姑，就是九龙帮主的女儿王美霞！

她面目幽怨，神态黯然，柳梦龙心愿，上次我在隐贤庄没有找着她，难道她就因我拒绝婚姻，投入空门？于是疾惭不已！

那道姑眼不斜视，当然没有看见柳梦龙，她直接朝着郭玉君

走去。

郭玉君一见王美霞，不禁被她美色所呆，暗道：“好一个美娇娘，怎么遁入了空门？”

王美霞来到郭玉君身前打一稽首，道：“这位相公尊姓大名？”

郭玉君珠眼一转，道：“不敢，小生姓柳名梦虎。”

柳梦龙在一旁大吃一惊！真是胡闹，你可知道她是谁？好在她说是名叫梦虎，若说名叫梦龙，那就糟了！”

王美霞微微一征，道：“江湖上有个柳梦龙，和相公是否同宗？”

郭玉君这时早已发现柳梦龙隐在暗处，偷看热闹，她之所以说出名叫柳梦虎，原是不愿道出自己真实姓名，因瞥见柳梦龙在一旁，随便道出一个假名来！”

现一听这道姑问起柳梦龙，心头暗自不乐，付道：“一个年轻出家人，怎么来问一个英俊少年？”

于是冷哼一声，道：“那是舍弟，为人贪花好色，不务正业，师姑和他相识？”

柳梦龙暗叫一声，好丫头，当着和尚骂秃驴，可怨已极！

王美霞不禁脸一红，暗付：“柳梦龙本是个正源之人，如依这位相公所说，我哪值得为他遁入空门？”

于是答道：“我不认识，只是他大闹禁宫，硬闯少林寺，因而声名远播，相公名叫柳梦虎，姓相同名也相联，故而动问。”

郭玉君道：“师姑就是为了这事找我而来？”

王美霞道：“不，我是另有件事来找相公的！听说相公有件碧玉要卖万金，贫道想借光赏鉴，若是值得万金，我到愿意买下。”

郭玉君得意一笑，道：“师姑是为了这个，小生好赌，要是输了就得要卖掉，但我却全面大胜，可不愿卖。”

她故意顿一顿，道：“既然师姑喜欢古董玉器，我就成全你所好，出卖给你就是，不过，我藏的银子，都被他们抢去，师姑命他们先归还给我，再谈买卖！”

王美霞抬起俊目，朝众人一扫，道：“快把相公的银子归还！”

她的话虽极温柔，却含有无上威力，各人大气都不敢吐一口，把地上的银子一一拾起，送到郭玉君面前。

柳梦龙心说，好个刁钻的东西，拿银子打了人，现在还叫人

家亲自拾起送还，真是刁得可以。

但郭玉君还没刁到地步，她向王美霞道：“每人身上还有，那都是我的银子，望师姑叫他们一并归还。”

这一来，可把众人搞惨了，在赌场的人，哪个身上没有百十两银子？当着王美霞，没人敢说出个“不”字来，乖乖地全部拿出。

最惨的是浓眉大汉，他身上本还有千余两银票，被郭玉君亲自动手搜去！

柳梦龙在旁直摇头，这丫头刁也刁到极点，狠也狠到极处！这些人这么怕王美霞，当然他们都是九龙帮之人。

其实他们并不是怕王美霞，怕的是帮主王苍然！

这时，郭玉君从怀中拿出那块碧玉，送了过去，王美霞接过手中看了一阵，好象十分满意，问道：“相公，你这碧玉从何处得来？”

郭玉君胡吹道：“在杭城赌胜得来，当时是白银万两，半分不少！”

柳梦龙心说，说你这丫头刁钻精灵，做出事来却是颠三倒四，这个碧玉，里面有“藏宝图”呀，怎能卖得？

王美霞向浓眉大汉道：“从柜台上支一万两银票给这位柳相公，不够，立即派人到银号提起。”

真不愧是九龙帮主的千金，气魄手面。真够大派！不一时，银票送来，郭玉君便把碧玉交给王美霞，捧着地上银子回后院去了！

王美霞拿着碧玉也迳自走去。

柳梦龙本想前去相见，道歉安慰她一番，但是在这种场面，不大适合，于是他只好也回到跨院。

郭玉君在房间里正在清理银子，柳梦龙骂道：“你这个小赌棍，可把那些人搞惨了，这是何苦哩？”

郭玉君笑道：“这些都是吸人血的毒虫，他们还不是向旁人骗得？我从他们手中转来，救济穷人，有何不可？”

柳梦龙道：“犯不明白，你怎精通此道？”

“你说我会？”她大笑起来：“谁会？我还不是外行？”

“那你却是全胜而归？”

柳梦龙不解的说。

“我是靠这个呀！”她举起那柄折扇，扬了一扬，道：“这柄折

扇，自有春秋，坐下，我告诉你。”

柳梦龙只好坐下，她道：“十赌九骗，人人知道，但骗在哪里，一般人难以看出，你我是练功的人，不难寻出破绽。”

柳梦龙心说，赌钱和练功夫有关，倒是奇闻！

郭玉君望了他一眼，道：“骰子一道，假在骰子中间，凡走江湖之人，都知道这起码常识，骰子中间假在何处？就是一面灌有铁砂。轻播则重点朝上，重摇则小点朝下，练功夫的人，耳力极灵，一听便能分出。”

柳梦龙这才恍然大悟，但又接着不解，问道：“那个浓眉大汉耳力当然习惯，定知落点极重，那么为何他竟走了眼？输给你？”

“他并未走眼。”郭玉君道：“如果没有十分把握，哪敢和我拼注？只是他小看了我，输在我这柄折扇上。”

柳梦龙无比奇怪，道：“这柄折扇，有什么神通吗？”

郭玉君笑道：“神通大得很哩！当我未参加赌以前，就听出骰子灌有铁砂，我就买来这柄折扇，神通就在这柄折扇之中一块极强的磁铁之上。”

柳梦龙“啊”地一声，完全明白了。

郭玉君得意的继道：“最后一宝，本来是小，浓眉大汉没有听错，我也没有听错。但在开宝之前，我把折扇压在宝盒，故意和他加注，暗中却把盒中的银子，吸得翻了过身，因为殿中铁砂是靠大点一面，于是变为大了！”

“佩服！佩服！”柳梦龙笑道：“最后拿银子打人，被打的人还亲自拾起送回，同时又来一记狠着，连人家荷包的老本也骗来了！不过，你虽精灵刁钻，却做错了一件事，那块碧玉藏有‘藏宝图’，岂能轻易出卖？”

“一万银子，出卖一张残缺‘藏宝图’，有何不可？”

“但我总觉得可惜！”

“我的傻哥哥！”郭玉君娇笑道：“你真认为我把‘藏宝图’卖了呀！我卖的不过是一块碧玉，呸，‘藏宝图’在这里？”

她从怀中取出那幅极薄绸绢，送了过去，道：“你收藏吧，会那骚道姑必定找了前来，看来我打不过她，放在你处，较为妥当！”

原来，这个鬼丫头，有心的早把“藏宝图”从碧玉盒取出，她是防备别人抢夺或偷取，她的心思，精时得像一颗透澈的钻石！

柳梦龙听她骂王美霞为骚道姑，内心甚是不悦，但却说不出口。

郭玉君道：“这里共有一万八千两银子，数目不小，我们可以做一笔大善事，龙哥哥，你出个主意，做什么好！”

柳梦龙道：“本地正逢旱荒，你把银子送给当地救济会，就可以了。”

郭玉君笑道：“这办法倒是不错，说你傻，原来并不傻，本镇救济会的地方，我知道，现在我就送去，这许多银子留在手边，是个累赘。”

她用一个小布包，连银票及整封银子，一并包起，背在背后而去。

这时已是二更多天，当她走后不走，忽然屋面一声脆响，柳梦龙一听，知道有夜行人前来，赶忙闪在窗边，蓄势以待。

由于郭玉君今夜顽皮的一闹，在这九龙帮势力范围之内，不会就此平安渡过，因此柳梦龙不得不有所防范。

当他刚留神注意，房间“呀”然一声，被人推开，并听有人冷冷道：“柳相公，我可找你来来了！”

柳梦龙大吃一惊，听来人声音。竟是王美霞！

来人，可不正是王美霞？

话落，人便接着进来，在灯光照耀之下，她幽怨双目，扫到柳梦龙身上，不禁全身抖颤，呆立半晌，说不出话来！

柳梦龙上前一揖到地，道：“在下柳梦龙问王姑娘金安，前蒙援救逃出阴阳阵，至今未能忘大德，现在当面感谢，日后姑娘有什么差遣，我柳梦龙必有一报。”

王美霞幽怨的低下头去，道：“过去的事，不必再提，我对你有恩，你对我有德，应该彼此谁不欠谁！”

她的话中，含着无比的怨恨，伤感，柳梦龙没加考虑脱口问道：“姑娘为何看破红尘，遁入空门。”

王美霞眼眶一红，泪光晶莹，惨然道：“为什么？……为什么……”

忍不住一颗颗泪珠滚滚而下！她是为了你这个薄情郎君呀！由于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因此，才遁入空门！

柳梦龙何曾不知她全是为了他，但他也是个情感脆弱的人，因此故装糊涂，以免堕入情孽之深渊。

他心头一转，着方步，朗声道：“人生在世，无论男女，应以本

身前途为主题，儿女之情，只是人生一小部份。”

他望了王美霞一眼，继道：“若是为了这点儿女私情，毁了自己前途，或者毁了自己一生，那是大愚之人！”

王美霞低下头去，面色变得苍白！

“王姑娘有闭月之容，羞花之貌，文学武才，超人一等，加之心地正大，行事光明，身居九龙帮，而无江湖一股习气，这种天人，何无乘龙快婿！”

我柳梦龙身负父母血海深仇，和九龙帮虽没有直接关系。但由九龙帮帮主贪财爱宝而起，而且护庇我的仇人，因此九龙帮主，和我仍是站在敌对地位。我不忍心使王姑娘感情受创，实在迫不得已也，望姑娘谅之！姑娘若为了儿女私情，甩弃前途，我柳梦龙则成为姑娘一大罪人！”

王美霞这时伤心得哭成一个泪人，半晌，强忍着眼泪，道：“过去让它过去，不必再提，我再度前来，是找令兄柳梦虎，他人在哪里？”

柳梦龙暗自好笑，但也不便说明郭玉君真象来，怕刺激了王美霞，于是含糊道：“王姑娘有什么事，请告知我便是，他出外未归。”

王美霞沉吟一阵，道：“告知你也是一样，想不到你的哥哥人格和你不大相同，他不仅当我面说你坏话，并且还欺骗了九龙帮之人，欺骗了我。”

她说，从怀中拿出那块碧玉来，道：“我也不妨明白告诉你，我买的不是这块碧玉，而是碧玉之中的一张地图，那张图，就是武林之中人人欲得而甘心的‘天地经典’‘藏宝图’，但他骗了我，碧玉之中，根本没有那一份图。”

柳梦龙道：“王姑娘你不是也有一份‘藏宝图’吗？怎么另外又有这图？”

王美霞一听不禁脸色一红，她那份图，是藏在奶兜之中，她为了引诱柳梦龙，故被他得见一次。

她呐呐道：“不错，我是有了一份，而且也是真的，但你不知‘天地经典’‘藏宝图’一共是有四份吗。”

“那么这四份全是真的？”

王美霞道：“四份图全都是真的，但单得一份、或二份三份没有用，必须四份合在一起，才有效用。”

柳梦龙道：“那么，图虽共有四份，其实便是一份，是不是？”

“对了！这四份‘藏宝图’合起来便成为一张全图，我所得的一份，乃是全图四分之一，令兄也得有四分之一。”

柳梦龙从怀中取出刚才郭玉君给他那份绸绢，送了过去，道：“家兄为人，只是性好戏谑，并无大恶，他知姑娘必定前来，故把图交给我转送姑娘，即请收入就是！”

王美霞一愣，接过“藏宝图”展开一看，然后折起又送还柳梦龙，道：“你既在此，这图我哪能要去？不过，这图只有四分之一，没有作用，不如我这一份一并也送给于你，成全令兄就是！”

她从怀里另取出一块碧玉，打开后面玉盖，拿出一份绸绢地图，只见它和郭玉君那份图大小一样。

柳梦龙道：“我有负姑娘甚多，不能再收姑娘这图，最好姑娘把我这图取去，好补我内心一点歉意！”

王美霞面色惨淡，道：“我心头创伤岂是这份地图所能补偿？既然相公不愿接受我这份图，那就暂时存在我手好了，相公和令兄最好还是赶快离开此地，不然麻烦就挟来了，再见。”

说完，飘然而去！

柳梦龙一急，追出房外，道：“姑娘……”

他能说什么？住口望着淡淡星月，长叹了口气！

王美霞身影早已隐没于黑暗之中！

当他转回房时，忽见郭玉君嘟着小嘴，面色难看的道：“你的道姑情人走了？”

柳梦龙一惊，道：“别胡说！”

“难怪白衣少年说你是个多情种子，连一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人都会被你迷上了！”

柳梦龙道：“君妹妹，你应该了解我，为兄岂是这等人？”说到这里，故意哦了一声，继道：“‘藏宝图’共有四份，王姑姑也有一份。”

郭玉君冷冷道：“我本就知道‘藏宝图’有四份，我们所得，乃其中一份，我之当众把那碧玉拿出，用意即是想将另外三图引出来。”

她边谈边开始收拾行囊，柳梦龙问道：“君妹妹你干什么？”

郭玉君惨然道：“我走啦！”

提起行囊，向外走去，柳梦龙赶紧追到门口，道：“你这是何苦，快转来，听我解释，君妹妹……”

郭玉君默不作声，头也不回，走出房外，越墙而去！

柳梦龙赶紧背上七星剑及行囊，接踵追去。

当他翻出客店，黑夜漫漫，哪有郭玉君人影？他一急之下，顺着大街，追出镇外，沿着官道，向前急奔。

他想郭玉君也许直奔北雁荡山，因为曾听她说过，她爷爷百禽老人去到北雁荡找神婴子去了。

行不多远，猛听得半空中一个霹雷，抬头一望，遮没半个天边。

由于此时正当春末夏初，阵雨说来就来，他就曾被大雨淋过，于是加紧脚步，向前疾驰！

不到一盏茶时辰，豆大的雨点，洒将下来。

一眼望去，大路两旁没有房屋可躲，只有旁边山助之中，露出一角红墙，奔近一看，原是一座古庙。

破匾上面写着“洛神庙”三个字，泥金剥落，显是日久失修。

柳梦龙心说：“怎么此地有洛神庙？到也奇怪！”

想着便一脚踏进庙去，这个庙，前后共有两重殿，庙中没有一人，他在前殿找了些稻草，铺在地上，盘膝而坐。

雨，下得更大，他索性摒除杂念，闭目练起“少阳真经”。良久，忽听外面有马蹄之声奔来，柳梦龙心想：“黑夜之中，怎么有人冒雨赶路？”

他立起来，马蹄声越奔越近，眨眼奔到庙前，柳梦龙纵身跃上神龟，躲在洛神神像之后，身形刚刚藏好，外面已进来一人。

柳梦龙眼力极强，昏黯之中，看清来人原是那白衣少年。

上次白衣少年和他分手之际，他就想起一人，此刻再度见到，立就全神贯注，越看越觉得白衣少年身形高矮瘦无一不像。

只是面孔苍白冷削，与自己心中所想那人，大不相同。

但见白衣少年左手青布包缠，挂在颈上，像是受伤样子，走起路来，也是微微拐跛，全身雨水淋透，模样甚是狼狽。

他来到庙中，前后查看一遍，然后寻来干柴，在殿前燃烧起来，他坐在火旁，烘烤衣襟，熊熊火光，照着他苍白无血的脸上，冰冷得像从棺木中拖出来的一样。

柳梦龙心想：“白衣少年的武功，武林中已少有敌手，遇上什么厉害人物，败得这等狼狽？可见江湖之中，人上有人，天外有天，着实大意不得！”

他又想：“莫非他遇上强敌，拿去怀中的‘天地经典’‘藏宝图’？那一定是恨天观主等人了？”

正在沉思，忽听白衣少年微叹一口长气，道：“我为他人之事，弄得受伤，狼狈如此，这是何苦？但是这件事，既叫我撞上，又不能不理，神婴子乃武林正派前辈，这东西我不得不亲自送去。”

柳梦龙一听这话，感觉奇怪。他之通敌受伤，原是为了琴儿爷爷，那是一件什么东西，这般重要。

又听白衣少年自言自语道：“萍江钓客崆峒掌门，乃武林中正派极负声誉之人，他们究然百般阻拦，不叫我把这东西送到，莫非二人变节和宫廷相通？”

柳梦龙心说，原来他是和萍江钓客姜化仙控蛸掌门落尘子交手，难怪败得这般狼狈，他究竟为了什么，实在令人难以猜得。

忽然一阵马蹄之声由远而近。白衣少年脸色一变，一脚把面前火堆踢灭，身形一矮，人便隐藏神龛下面。

柳梦龙心想好在他隐在神龛之下，要是纵了上来，那才是尴尬万分！

这时马蹄之声越来越近，柳梦龙心说，听这自在少年之话，到是正义之士，何况他做的又是琴儿爷爷之事，既教我撞见，不能不管。

白衣少年究竟是何人？是不是她？如果是她，为何面目一点也不像？我可不可以直接询问他一声？

不，不能，问错了人，是一件失礼之事，闹翻了岂不是笑话？我先代他挡退敌人，然后再作计较。

这时，他觉得日无需对白衣少年隐藏自己，于是从神龛上面跳下，向神龛下面白衣少年说道：“兄弟，我们不期相会，真是三生有幸，敌人来了，我自替你打发，放心隐藏就是，在下不会出卖于你。”

白衣少年在神龛之下，当然看见柳梦龙，也所得柳梦龙的话，但他没有开口。柳梦龙赶紧把柴火堆在一起，重新烧燃起来！

他就坐在火边，脸上涂了些黑炭。

这时，马蹄声已来到庙外，一会走进两人。

前面一人，年约六十开外，道装打扮，背插一柄长剑，后面一人年亦相仿，只是鬓发略现苍白，手中拿着一根三尺来长竹竿。

两人向柳梦龙望望，并不理会，一左一右，走到后殿，过不多时，二人重又出来，萍江钓客怪啸一声，院阶之中，轻轻一响，又

有一人从房顶跃了下来。

柳梦龙“咦”了一声暗道：“这人轻功好生了得，竟然我没发觉！”

他不觉暗自有些惭愧。

当那人进入庙内，柳梦龙偷偷一看，赫然是大内侍卫领班，是他父亲好友张云飞，外号人称银策青衫客。

柳梦龙此时此地，当然不能和这位世伯相见，他只有低下头去，装着极其害怕的样子离开火堆。

老者即是萍江钓客姜化仙，听他说道：“那小子多半躲在山洞草丛之中，咱们到外面搜去，那小子好生了得，只是受了轻伤，大家须得小心！”

老道即是落尘子，他和张云飞正待走去，落尘子忽然停步问柳梦龙道：“喂，小子，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白衣少年？”

柳梦龙心头不乐，暗付你身为名门正派掌门，出口竟是这等粗俗无礼，他低下头，尖着嗓子道：“看见的，那白衣小子吊着手臂，跑了进来，把我今天讨来的残羹剩饭，蛮横无礼，一古脑吃光，不道谢一声就走了，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

萍江的客见他罗嗦颇感不耐，道：“谁问你这些闲话，你就赶快说出那个小子朝哪里走了。”

柳梦龙暗暗一楞，怎么这些人都是这般傲气，可叹可叹！原来他们都是沾名钓誉之辈，徒负虚名而已！

银策青衫客张云飞，语气较为温和，问道：“小兄弟你可知道刚才白衣少年是往哪里去的呢？”

柳梦龙心说：“到底我这位世伯不同。”

于是答道：“好像往东跑了。”

张云飞道了一声谢，三人便骑马走了，柳梦龙向神龛里面低低说道：“小兄弟暂不要出来，江湖多诈，让我出外看看再说。”

跑到庙外，那三人已是否如黄鹤。

柳梦龙见了世伯银策青衫客张云飞，心头不由兴起万般惆怅！这位是他父亲在生时，唯一要好朋友！

萍江钓客姜化仙和崆峒掌门落尘子，他在长安郊外为了保护北海一叟林君敏时，他曾见过，按说他们也认识柳梦龙。

不过，这时柳梦龙全身衣衫寒酸，脸上污腻，当然想不到他会在长安独斗天下群雄的柳梦龙。

他呆了一阵，回到大殿。道：“兄弟，赦人已去，你可以出来

了。”

仍无人声。

柳梦龙跑到神龛之下，他手一探，便抓着里面人的肩头，往外便拖，并道：“看你一付英雄气概，怎么这等胆小。”

那人并不开口，拖了出来，火光一照，柳梦龙不禁愕然而惊，叫道：“怎么是你？奇怪！难道会变不成？”

拖出之人，原是在客栈中赌气而去、刁钻顽皮的郭玉君！

郭玉君笑道：“你前门走出，人家就从后门溜啦，有什么奇怪？人家不愿和你这个多情种子交往！”

柳梦龙被弄得迷迷糊糊。道：“那你……原来就躲在里面？和他挤在一起那么半天，这太不像话……”

郭玉君见他有些醋意，不禁又是安慰，又是好笑，道：“有什么办法？谁知那小子原来不是个好东西，他一见我在里面，生死也不顾了，就动手动脚起来。”

“该死！该死！”柳梦龙急道：“你为什么不叫哩？”

“你倒说得轻松，一男一女，躲在一块，叫嚷出来，日后我有什么脸见人？”

柳梦龙道：“他欺侮你了吗？”

郭正君索性气他一气，低低道：“他一发现我，便点了我的穴道，虽然没有侵犯；但他的双手，可没停啦，让他摸了一个够。”

她不胜羞湿的面颊绯红了！

正当这时，忽然数骑马蹄声响，柳梦龙心想莫非萍江钓客三人去而返？白衣少年刚走，此番定难逃过。

他虽然对郭玉君无礼，但是他为了琴儿爷爷而奔走，我就先自救人，然后再找她好好责备一顿就是。

于是向郭玉君道：“君妹妹，我得前去对付敌人，此事和我大有关系。”

郭玉君笑道：“我都听见了，他们是害神要子去的，你曾得神要子好处，不得不出面一管，走，我和你一道去，先让我来，不能打发。你再出面好了。”

当下二人出得庙来，向三骑迎去。

郭玉君迅速的在路中一站，大声喝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找栽，若要从此过，留下卖路钱！”

来骑果然是萍江钓客三人，当头的落尘子哑然失笑，喝道：“那里钻出小毛贼，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一提马缰，便往郭玉君当面冲来。

柳梦龙在郭玉君身边，落尘子一冲之势甚急，不禁心头微温，怎么这等狠毒，全无掌门人之风度。

他伯伤了郭玉君，候地伸手，抓住马缰一勒，那马一冲之势，不下数百斤重，一勒之下，登时倒退几步。

接着，气纳丹田，劲运右臂，顺着那马倒退之势，一送一推，一匹高大的马，竟然站立不稳，轰的一声，翻身倒地。

总算落尘子武功不弱，见机得快，足尖一点马蹬，跃在路旁，身法迅捷，姿态曼美，柳梦龙不禁暗自佩服！

萍江钓客姜化仙、银箫青衫客张云飞，尽皆骇然，二人同时下马，拔出兵器怒目相向，柳梦龙玄关已通，推倒一匹马，并不算奇。

这时即将黎明，破晓之前，天色有一段昏黯，柳梦龙尽力低下头去，不叫他们三人认出他来。

萍江钓客姜化仙，阅历极丰，知道今天遇上极大劲敌，为了避免耽延自己正事，只好委曲求全，抱拳当胸，道：“萍江钓客姜化仙，崆峒掌门落尘子，大内侍卫领班银箫青衫客张云飞，行经贵地，未便登门拜访，极是失礼，请才教两位尊姓大名？”

他竟叫出字号，摆出江湖道来。

按说，三人身份，在江湖、在官府，都是名震退还，任你江湖名门正派，大帮宵小，无有不立即肃然起敬！

这一软来，到把柳梦龙作难了，同时也不便把真实姓名说出。

正疑难间，郭玉君双肩一挑，道：“我在江湖之上，还没听说三位大号。”

落尘子早已心头不乐，心说：“我们三人字号都没听说过，见识也太浅了，想来你们定是初出道的雏儿。”

萍江钓客姜化仙是个老奸巨滑的人物，一见落尘子面色不对，怕把事情闹僵，合三人对付两个小子，不一定能操胜券。

胜之不荣，败了无颜，何苦认真？

于是眼珠一转道：“咱们兄弟三人，有急事在身，请两位小哥暂借道路一过，两兄既在此地开山立柜，咱们兄弟回来，定当专诚道谢！”

说完，将手一拱，以他在江湖的盛名，对后辈如此谦恭，也算难得！

柳梦龙正待答话，郭玉君抢先说道：“三位可是去找一个白衣少年？”

三人互相对望一眼，萍江钓客姜化仙立即道：“不错，两位小兄弟和那白衣少年是一道的吗？”

郭玉君道：“白衣少年有要事在身，三位能否看在我兄弟薄面，放过一遭？让他办完正事，再去找他不迟。”

落尘子怒道：“咱们就是不叫他前去，你们到底让不让路？”

郭玉君道：“只要丢下买路钱，一切好办！”

落尘子身居一派掌门，名满天下，哪曾受过这等污气？大喝一声道：“好，你有多大能力，先教训恁一番再说。”

话落身进，一招“银河双星”，左右掌齐出，拍向两肩。

郭玉君见这一招太过凌厉，心头暗惊，哪敢出掌硬接？当即横跨三步，急道：“慢来，慢来，我有话说。”

萍江钓客为了息事宁人，忙把落尘子拦下，说：“小兄弟，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不必伤了和气最好，你的意思是不打了，放我们过去。”

萍江钓客何等身份，这样低声下气，已够忍气！

哪知郭玉君俊目一翻，道：“谁说不打？我和他一对一，打得不够味道，最好三位齐上，免得我一一料理，徒增麻烦。”

萍江钓客也自生气了，道：“当真？”

郭玉君向柳梦龙道：“师兄，你在一旁，先别动手，我对付不了，你再出场不迟。”

柳梦龙心说：“你有什么本领？对方三人，都是顶尖两手，一对一，你都难以对付，三人齐上，骨头都会被他们拆散。”

郭玉君说完，不待对方答话，一招“丹风朝阳”，身形斜进，左臂朝上，右臂斜下，她不攻和她对面的萍江钓客，却攻向落尘子。落尘子哪防备她会猝然攻向自己，慌忙间只好纵身后退。

银箫青衫客张云飞，一见郭玉君招式，心想这娃儿原是百禽老人门下，这招“丹风朝阳”，使得火候十分。

他终归是个名闻天下的大内侍卫领班，不愿失去身份，没有出手。

落尘子是个趾高气扬的傲慢人物，哪里还管身份，只见他愤怒的一退即进。单掌抓向郭玉君肩头。

哪知郭玉君一招把落尘子逼退，人刚窗到萍江钓客身侧，右肘向后一撞，出其不意，攻向萍江钓客肋下。

萍江钓客见她于—抢，使的是百禽掌。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因此也就把这一股气泄了下去，没有打算出乎之意。

哪知他无心出手，郭玉君却有意攻他。

这才大吃一惊抖身后退，心说这娃儿原是嵩山少林寺宏法上人门下，这一招“肋下撞肘”，乃宏法上人绝技之一。

他本待出手，现一见郭玉君是宏法上人的人，更是不好意思来对付她了，因为他和宏法上人交情甚厚，若是宏法上人知道，将何以交代？

落尘子见萍江钓客及张云飞二人均不出手，以为他们被这小子大话吓着，于是大怒，大吼一声，遥遥劈出一掌。

他这一掌，用上八成劲力，以他数十年火候，实在非同小可，柳梦龙暗吃一惊，臂一扬，也就拍出一掌。

两股掌风相接，听得轰然一声，落尘子拿樁不稳，连退数步，柳梦龙立在原地屹然不动，潇洒自若。

萍江钓客及张云飞齐都暗自惊骇，这个潇洒污秽，衣衫褴褛乞丐少年，竟是哪路人物？居然一掌把峻峭掌门人击败，他的功力，实在非同小可！

落尘子一掌本是击向郭玉君，想不到柳梦龙会出手相接，把他击退三步，右臂也击得酸麻，不由暗惊不已！

刁钻顽皮的郭玉君，趁众人惊愕之际，胡闹之心顿起，偷偷的施起极快身法，闪到落尘子面前，猛抢右腿，猝然向他脚背踏去。

落尘子痛得大叫一声，左掌一挥，一掌拍出，接着人也窜避丈远。

郭玉君一脚踏实，人就接着后跃，落尘子那一掌。哪能击得着她？

三人大惊失色，面面相觑。落尘子面色更是苍白，惨然道：“‘太阳魔宫’的‘无影脚’，喂，我们认栽了，走吧！”

三人垂头丧气，无声无语的悄然走了！

东方红日渐升，今天原是雨后一个大好天气。

柳梦龙望着郭玉君笑道：“君妹，你的胆也太大了！你能敌，过其中一人吗？”

郭玉君笑道：“我早有胜算，哪能说上冒险？”

“你有胜算？我是傻瓜，实在不懂！”

“我告诉你。”郭玉君得意的说道：“对敌之前，必须先要明白